

——她以铮铮侠骨，笑看韶华似水。
他以铁血柔情，心怀家国天下。
在一段荡气回肠的千秋旧事之外，又是谁的相思空寄？

千秋素贞同

QIAN QIU
SU GUANG TONG

【衣香鬓影】系列

麻语者 著

千秋素步同

QIANQIU
SUGUANGTONG [衣香髮影]系列

寐语者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千秋素光同/寐语者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09. 3

ISBN 978 - 7 - 80755 - 598 - 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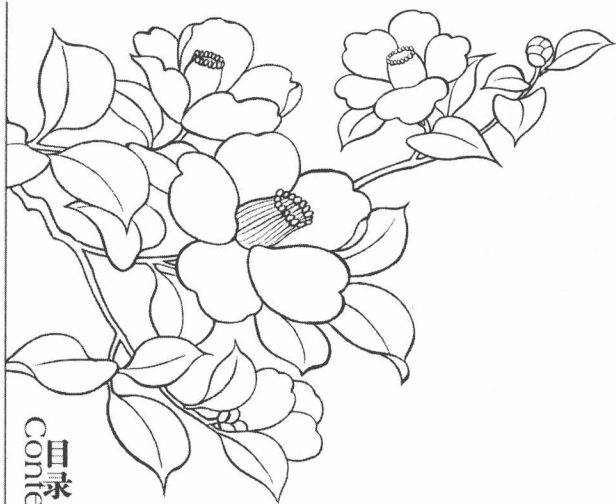
I. 千… II. 寐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45987 号

书 名: 千秋素光同
著 者: 寐语者

责任编辑 阎 丽
特约编辑 侯 开 刘碧蓉
责任校对 冯会洲
封面设计 八牛设计工作室
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网 址 <http://www.hspul.com>
销售热线 0311 - 88643226/32/35/43
传 真 0311 - 88643234
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 700 × 980 毫米 1/16
字 数 281 千字
印 张 20
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
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 - 7 - 80755 - 598 - 8
定 价 26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Contents
目录

【卷一】流水今日 明月前身

第一记 / 白茶花·鸽血石 / 003

第二记 / 故人心·知何似 / 010

第三记 / 怎堪误·却相逢 / 016

第四记 / 登粉墨·看飞觞 / 021

第五记 / 金玉盟·将相和 / 028

第六记 / 心字缠·扣连环 / 035

第七记 / 往日意·今时痴 / 041

第八记 / 夜深沉·雪霏霏 / 048



【卷二】一程归雁 致君缠绵

- 第九记 / 茕茕影·怅怅思 / 057
第十记 / 释夙怀·御风波 / 063
第十一记 / 易真假·履薄冰 / 069
第十二记 / 雪上霜·梦中人 / 074
第十三记 / 思惘然·惊变乱 / 080
第十四记 / 蚌鹬争·父子隙 / 086
第十五记 / 儿女痴·英雄意 / 092
第十六记 / 烟花杀·烽火起 / 098
第十七记 / 只影来·向谁去 / 103
第十八记 / 雪初霁·晴方好 / 109

【卷三】兵以弭兵 战以止战

- 第十九记 / 笑缝缱·语铿锵 / 117
第二十记 / 同安乐·共忧患 / 123
第二十一记 / 魑魅出·萧墙乱 / 128
第二十二记 / 铁血变·胭脂难 / 134
第二十三记 / 相濡沫·共灵犀 / 140
第二十四记 / 燕子归·故人来 / 146
第二十五记 / 险峰转·歧路回 / 152
第二十六记 / 兴干戈·金玉帛 / 159
第二十七记 / 前尘误·倦回顾 / 16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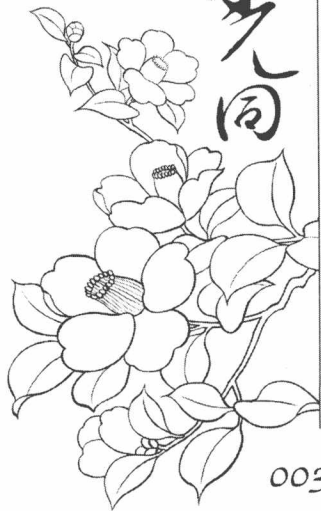
【卷四】萧萧落木 滚滚逝水

- 第二十八记 / 修良愿·废武弊 / 173
第二十九记 / 蝴蝶梦·鲲鹏志 / 178
第三十记 / 暮云低·晓风急 / 186
第三十一记 / 人北望·雁南归 / 193
第三十二记 / 心上伤·袖底血 / 200
第三十三记 / 结良缘·断痴望 / 206
第三十四记 / 妾不离·君不弃 / 214
第三十五记 / 孽难销·意难平 / 221
第三十六记 / 衣香融·鬓影偕 / 230
第三十七记 / 暗夜惊·梦魂断 / 23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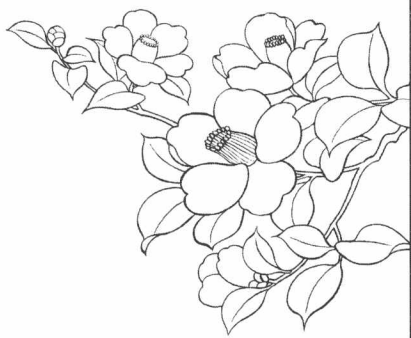
【卷五】百岁如流 素光千秋

- 第三十八记 / 不堪误·总相误 / 245
第三十九记 / 疏至亲·远至爱 / 253
第四十记 / 断亲恩·绝思慕 / 261
第四十一记 / 别梦魂·归离恨 / 269
第四十二记 / 风流尽·繁华散 / 278
第四十三记 / 栋梁倾·燕影堕 / 286
第四十四记 / 伤英雄·挽红颜 / 294
第四十五记 / 同素光·共千秋 / 304

千秋素光同
QIAN QIU SU GUANG TONG



【卷一】流水今日 明月前身



第一次在四少眼里见到这样的神情，连同方才的激扬卓然，令
蕙殊惊怔，仿佛也是第一次看清这个名叫薛晋铭的人——不再是她
所熟悉的四少，也不是令她陌生的薛四公子。

第一记 白茶花·鸽血石



“祁七小姐，你是说祁蕙殊？”

“还能有谁，方才进门时，我当真瞧见是她。”

坐在侧旁的男子斜叼一支雪茄，摇头笑道：“怕是你看岔了眼，这话要让世则兄听去可了不得……”话音未落，只听身后楼梯处传来轻快脚步声，果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到。

“你们两个不仗义的，倒藏在这里逍遥。”颜世则转下楼梯，满面春风，径自在长沙发上坐下。深青丝绒沙发被水晶吊灯照得惨绿惨绿的，袁家两个纨绔子各倚一端，一个长辫斜垂的印度少女身披鹅黄莎丽，屈身在袁五公子跟前，捻了细长洋火替他点烟。

见颜世则满脸笑容，所幸没有听见刚才那番话，袁五公子暗自松口气，对胞弟使个眼色，叫他莫再乱嚼舌头。

颜祁两家联姻是迟早的事，祁七小姐与颜世则自幼相识，外间早将她视作颜家少奶奶。以祁家那样的书香门第，若说祁七小姐出现在这风月销金之地，那真是大大的尴尬。

颜世则玩得兴致正浓，头往沙发上一靠，抚掌兴叹：“好个云顶皇宫，极乐销金窟当真名不虚传，如此豪奢手笔，说出去谁信！”

这名为“云顶皇宫”的神秘赌场开张不到半月，已轰动全城，令达官显贵趋之若鹜。

若单是华奢，也算不得出奇，此间却是妙处有三：其一，只接熟客，若无人引荐，纵有金山银山捧着，也不得其门而入。其二，进门处有专设的暗室，为每人备有一面西洋面具。入内之后，人人皆戴着面具行事，谁也不识彼此真面目，纵是名士淑媛，也尽可纵情游玩。其三，这赌场管事是个女子，人称贝夫人，传闻是位印度王公的情妇，所雇童仆使女俱是一色的印度人。天竺女子艳色闻名，入夜明灯高照，檀香缥缈，令宾客寻芳忘返。

“单看贝夫人这手笔，怕也是富可敌国了！”



“外间不是有印度王公情妇之说吗？”

“那是讹传罢了，我倒闻听这贝夫人只是个幌子，幕后另有其人。”

“说起贝夫人，我倒遇着一桩奇事。”颜世则一敲额头，想起前日在自家珠宝行的蹊跷事来。颜家珠宝行里颇多奇珍，早年颜家老爷子在北平开设典当行，从破落旗人手里搜罗了许多好物什，其中不乏紫禁城里出来的东西，有一颗鸽血红宝石更成了颜家珠宝行的镇店之宝。

前日里，有客登门，自称主家姓贝，指名要这样一颗红宝石，开出的价码令人无法回绝。奇就奇在，颜家收得那颗红宝石并未对外张扬，不知那人是从何知晓。

袁家兄弟闻听这话连连称奇，顿生好事之心，“贝这姓氏也算少见，照这手笔看来，十有八九便是这位贝夫人了！看来你与她颇有缘分，指不定另有渊源。”

颜世则摇头笑，家中亲眷都已问了个遍，谁也不认识贝氏。

“不如递张名帖进去，贝夫人或许肯赏面。”袁五公子倾身靠近他道，“倘若真是你家旧识，岂非得遇贵人？世则兄且想想，贝夫人身后是怎样的靠山，她若肯提携一二，你在令尊跟前岂不扬眉吐气？”

颜世则心中不大乐意，然而袁五的话不无道理。他脾气甚好，耳根子向来软，经不住袁家兄弟如簧之舌，到底被劝动了心思，硬着头皮叫使女送了名帖上去。

却不到一刻钟时间，使女便来回复。

“请颜少爷随我到小阁楼去。”印度使女说一口婉转汉话，蜜色肌肤光润，妙目流盼，朝颜世则妩媚而笑。

赌场共有三层，越往上越是豪奢，顶层的小阁楼是贝夫人接待贵宾之地，向来不许旁人踏足，只有身份极特殊的人方可入内。

颜世则随使女走上楼梯，心中有些发虚，未想到贝夫人真会见他，且是这般礼遇。

寻常赌场多与黑帮相涉，云顶皇宫更不知是何来头。颜氏向来是清白人家，虽不乏场面见识，却从未遇见过这等神秘人物。

使女走在前面，软声笑道：“今晚有贵客来，夫人在小阁楼陪着客人玩牌，有劳颜公子移步。”颜世则点了点头，也不知说什么好。

思忖间，一抬头已来到三楼，眼前为之一眩。

天方奇香扑面，古雅陈设无不金碧生辉。各桌赌局斗牌正酣。莎丽飘飘的印度美人摇动脚腕金铃，灵蛇似的腰肢款摆，或托琉璃盘，或托水晶杯，穿梭在灯影绰约间。其中男男女女，华服锦饰各异，无一例外戴着斑斓面具。西洋面具与京戏脸谱不同，除了金漆细绘，更以羽毛珠片装饰得繁复诡艳：有的似狐狸脸，有的似怪兽头，有的咧嘴大笑，有的血泪挂腮……无不惟妙惟肖，在烟雾缭绕中看来，别具鬼魅之美，疑似踏入了魑魅之地。

初见这景象只觉新奇怪趣，然而此刻颜世则心中忐忑，再看人人面具掩覆，不辨真假美丑，顿生莫名惧意，一时转头不敢多看，紧随使女来到旋梯底下。使女回头做了个

悄声的手势，放轻步子领他上了阁楼。

厚重的桃木雕花门打开，恍似天方宝窟洞开。

耀眼光亮从穹顶吊灯洒下，长绒毛绣毯落足无声，壁上挂着波斯宫廷细密画，当中架的是手绘屏风，雕镂起伏的宫廷躺椅设在屏风前，两侧侍立着四名印度美人，各呈艳态。

长窗下，一丛白茶花开得丰湛华美。

使女请颜世则在外间稍坐，径自入内通传。

只见里面绰绰光晕，透出人影翩跹，间或有低微笑语。颜世则觉得手心有汗，便走到窗下透气。那白茶花团团怒绽，香气幽馥，形似名品雪狮子，别具一分幽致。颜世则是爱花之人，细看那花倒像西洋名种与雪狮子的嫁接。

忽想起蕙殊也爱白茶花，家中种有几株极美的法国白茶花。她说洋人给每种花都定下一句花语，白茶花的花语便是：你怎可轻视我的真心。

使女这一进去，便不再出来，左等右等也不见人。只听里边时有人语低笑，讲的不知是哪国话，听来不像英文。颜世则静等了半晌，看表已过去半个小时，渐渐有些坐立不安，也不知贝夫人是存心怠慢，还是另有用意。

他这里进退两难，实在按捺不住，便趋身从屏风间隙里窥望。

里边灯光暗了许多，壁灯透着暧昧暖色，不知是什么颜色的纱罩，让橙黄灯光透着暗紫。牌桌边坐了两个金发洋人，各戴一只纯白面具，旁边穿福缎长衫的高瘦中国人正襟危坐，戴的却是张笑脸面具。

上一轮牌局似乎刚结束，一副纸牌散扔在桌上，并不见筹码。

发牌人是个穿绿丝绸礼服、戴蝴蝶面具的窈窕女郎，削肩修颈，波浪短发盘曲，鬓插一朵白山茶绢花。戴齐肘蕾丝手套的双手，洗起牌来灵活翻飞，飞快将纸牌砌好，一张张发到四人面前。

现在玩老式惠斯特牌的人已不多，里面四人却似饶有兴致。

背对颜世则这边却有两个人，隐约是一男一女，女子身影曼妙，斜倚着主座上的男子。

巴洛克椅子雕花繁复，椅背镂刻着张开的羽翼。

颜世则屏息趋近，从屏风间隙望见那人斜靠椅背，似漫不经心姿态，黑色礼服勾出肩背优雅曲线，领子里翻出雪白立领，乌黑鬓发修得齐整，一只手夹了雪茄，闲闲将牌拿起。

这双手十分修长，指节匀称，比女子的手更优雅好看。纸牌在他掌心展开如雀屏，雪白袖口上，黑曜石袖扣闪动乌亮光泽，沉静中流露光华。

颜世则素来精通牌技，骤见这漂亮的一手，几乎脱口叫绝。那发牌的绿衣女郎有所觉察，抬头看向屏风，蝴蝶面具下红唇如菱，忽而粲然一笑，“Wir haben einen Besuch.”（我们有客人来了。）



这下听明白了，原来她讲的是德语。

两个洋人愕然询问：“Wie bitte?”（怎么？）

颜世则慌忙后退，心下大窘。

却听一个温雅的男子声音笑道：“贝儿，不请人进来，有失待客之道。”

“四少教训的是。”软语声里，绿衣女郎徐步转出屏风，朝颜世则一笑摘下面具，露出乌发雪肤和一双猫儿似的碧眼，流利的中国话略带南洋口音，“有劳颜先生久候了。”

神秘的贝夫人却是个妙龄混血美人，眉梢眼角俱是练达风情。眼见她亲自迎出，摘下面具以真容相示，颜世则不觉已呆了。

贝夫人笑语嫣然，非但不怪罪他无礼窥望，倒邀他入内一起玩牌，似乎将他视作熟稔老友。颜世则尴尬之余，又有些受宠若惊。待想起该说点什么，贝夫人已翩然转身，扬腕朝他一招，“随我来。”

颜世则身不由己跟上，脚下厚密的长绒地毯软得无处着力，像要将人陷进去。

贝夫人向座中诸人介绍颜世则，并不提他名字身份，只称是四少的贵客。

颜世则随她目光看去，终于看清座首那人——

浊世之中，竟有如此风仪。

想来这才是赌场真正的主人。

这位被称作四少的男子，年纪不过三十，修眉斜飞，薄唇含笑，天生一双摄人心神的眼睛。简单的黑色礼服穿在他身上，有种说不出的倜傥，那从容气度叫人一眼看去便认定他是此间主人。

他身畔丽人虽戴着面具，仍见风致婀娜。一身繁花旗袍勾勒出曼妙腰身，脸上黑猫面具透着迫人冷意。

颜世则目光触到她，莫名顿住，惊觉似在哪里见过。

黑猫面具底下，那双点漆般的瞳仁令他不敢多看，匆匆一眼便将目光移开。

座中高瘦的长衫男子起身让出座位给颜世则，朝四少略一欠身，退避在旁。

“颜先生爱玩什么牌？”四少漫不经心开口，语声柔和低沉。

颜世则揣摩着回答：“寻常的都玩，最有意思还是惠斯特桥牌。”

“惠斯特桥牌不花哨，是男人玩的牌。”四少笑笑，“接着玩吧。”

四方牌局中，四少和颜世则为一方，两个洋人一方，依然是贝夫人发牌。

惠斯特桥牌的精髓在于伙伴间协作，要想赢，必须两个人信任配合。每个人既是自己的领袖，又是同伴的保护者，该决断时决断，该牺牲时牺牲，荣誉和失败都不是一个人承担。

其实颜世则并不擅长这种老式桥牌，总嫌它乏味沉闷了些。他这里心不在焉，四少却是个中高手，看似桌上游戏，却有异常敏捷之思维，牌风强悍，令他配合起来力不从心，渐渐露出磕磕绊绊的狼狈。

也不知是不是错觉，颜世则总觉得有谁在盯着自己，有一道目光总缠绕在周围，捉又捉不住……这感觉令他越发不安，频频出错牌。

“桥牌是无声的战争。”四少目光斜过来，似笑非笑神色令颜世则一窒。

这一抬眼间，却撞上另一道目光。

是那个戴黑猫面具的女子，坐在四少身后，就这么静静瞧着他。

就是这个目光，一直扰得他心神不安的源头，原来是这双目光。从怪异的黑猫面具底下透出，似曾相识，又无从捉摸。随后她转过头去不再看他，却倾身靠近四少，附耳悄声说了什么。

四少将牌搁下，歉然道：“各位，抱歉失陪，我先送女士回家，贝儿来替我这一局。”

颜世则也想趁此告辞脱身。

不待开口，贝夫人已走过来，“四少真会扫人兴致，好在还有颜先生！”她说着摇了摇桌上的铃，只见墙角巨幅油画一转，竟是道暗门。先前进来通传便不见踪影的印度使女应声而出，接替了贝夫人发牌。

眼看四少和那女伴相携离去，颜世则心里怅然若有所失。

戴黑猫面具的女子临到离去也再没看他一眼，婷婷依在四少臂弯，身形如蕙殊一般高挑婀娜。

蕙殊。

颜世则一呆，猛然回头看去，那女子已同四少一起消失在屏风外，脚步声渐去渐杳。真像蕙殊，若蕙殊肯这般打扮起来，风情未必输给此姝。

颜世则兀自胡思乱想，忘记牌局已经开始，冷不丁被贝夫人碧目一扫，刚刚收回的心神却又乱了。到牌局结束时点账，数额惊出他一身汗。

座中都是高手，颜世则料定今晚有一番惨输。然而他却料错，贝夫人一晚上手气极好。颜世则只需跟着自己搭档捡钱，赢了个盆满钵满。

所幸是赢了，若是输了，只怕回家要被老头子骂死。

天将亮时，贝夫人亲自送颜世则出来，言下殷殷，态度和蔼。

次日袁家兄弟听说了颜世则阁楼奇遇记，直叫悔青了肠子，大骂姓颜的不仗义，竟不替他们引荐。袁五公子嘴上刻薄惯了，见不得颜世则那飘飘然的样子，便啐道：“当心乐极生悲！”

果真应了他的乌鸦嘴。

时至半夜，暴雨倾盆，祁家一个电话打来，说七小姐离家出走了。

颜世则冒雨赶去，祁家上下已乱作一团，见了他来，更是窘迫。

祁老爷暴怒如雷，大太太是七小姐生母，掩面哭个不休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五小姐悄悄引他至一旁，将一只磨损得很旧的纸盒子递给他，“小七留给你的。”

颜世则茫然接在手中，喃喃问：“她自己走的？她要去哪里，怎么也不和我说一声？……究竟为着什么事，要闹到出走？”

祁五小姐咬唇半晌，挤出细弱语声：“她说要解除婚约。”



“什么？”颜世则是真的没听清楚，五小姐声音太低。

“父亲气极了，叫她滚，说倘若她敢退婚，便不要再姓祁。没想到……小七真的就走了，一句话也没留，只留了这个给你。”五小姐拿手绢拭着泪，“小七一向最本分的，天知道这回着了什么魔……”

颜世则有些回不过神，好似未睡醒时，听着什么都懵懵懂懂。

蕙殊，退婚，离家出走。

这不是真的，又是她捉弄他的小把戏吧。

颜世则低头看手中纸盒，四边都磨得破了，是小时候他送她的西洋画册盒子。

五小姐看着他掀开盒盖，看着他手一抖，盒子坠地，落出一面羽毛镶贴的黑猫面具。

面具、红宝石、贝夫人、四少……逐个从眼前掠过。耳听着五小姐啜泣声细细，扰得颜世则心乱，似乎想起什么，又似什么也想不起。

暴雨一刻不缓，挟风泼洒天地，窗外庭院树摇花摧。猛然一声惊雷炸响，似在头顶滚过。

颜世则霍然抬头，是了，是这样！

那颗红宝石连店里老伙计也未见过，他却特地捧给蕙殊瞧过，暗自希望她喜欢这未来的订婚礼物。若不是她透露消息，贝夫人怎能得知店里有这颗宝石？

往日里端庄本分都是做戏，蕙殊根本不曾露出半分真颜给他，便如戴着一只淑媛面具，敷衍周旋在祁颜两家，背地里早与那来历神秘的四少暗通款曲……昨夜当面嘲弄他，看他怯懦出丑，他竟一无所觉。

眼睁睁看她倚在另一个男人身边，眼睁睁看她离去。一个女子倘若变心移情，又有什么能阻拦？

蕙殊选了那样一个人，富可敌国、风度翩翩……自然，是她选得好。

她不但走，还要留下这面具来嘲笑他，颜世则你是如此失败的一个人，一个连未婚妻也留不住的男人。从前她总是委婉暗示，男子立身处世，应有所抱负。自从她留洋归来，便不止一次地说：世则，为什么你总是没有变化呢？

但蕙殊从未将厌恶失望表露出来，于是颜世则以为不要紧，只要哄得她高兴便好。

原来，她已失去隐忍的耐性。她再也瞧他不起，终究明明白白告诉他——颜世则配不上祁蕙殊。

又一声惊雷乍起。

颜世则踉跄退后两步，盯着地上怪异的黑猫面具，面容渐渐苍白扭曲。

五小姐亲自倒来一杯白兰地，看他咕嘟直灌下去，过了半晌也不见回缓，依然唇青颊白，似在瞬间被人击倒。

“世则，你们究竟怎么了？小七去了哪里，你是不是知道？”五小姐心思细腻，看出其中蹊跷，忧切地望着他，“你若知道小七的去处，务必告诉我！”

颜世则张了张口，语声堵在喉咙。

要说什么，说云顶皇宫吗？还是将那风月销金窟的秘密和盘托出，将蕙殊与旁人的

私情昭示天下？从此毁了祁蕙殊的名声，毁了颜世则的脸面，也毁了祁颜两家堂堂名望……掉落地上的黑猫面具，胡子仍惟妙惟肖上翘着，仿佛露出一个笑容。

想象蕙殊的表情，大约也是这样讥诮的笑。她了解他，清楚他每一处软肋，知道他连说出实情的勇气也没有。

蕙殊，最温柔的蕙殊，原来你是这样狠。

第二记 故人心·知何似



“何必做得这样狠，”贝儿叹口气，将一杯热腾腾的大吉岭红茶放到蕙殊面前，“这回你是闹得太过了。”

蕙殊本埋头吃着早餐，闻言将银叉子一搁，抬头，哭了整夜，眼皮还有些红肿，眼睛越发显得圆大，乌亮湿润的瞳仁盈盈照人。她扬眉道：“难道我真的昧着心思嫁过去，做个恪守妇道的少奶奶就好？”贝儿还未答话，她又急语如溅珠，“我说延迟婚期，老爷子只当我舍不得离家；叫世则振作，他又只当我啰嗦……从前认识他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子，不知他为何会越变越像一个纨绔子！我不能昧着自己心思，同这样的男人相对一辈子。他已经不是我从前认识的颜世则，我没办法再骗自己，我不喜欢这样的他，早已经不喜欢了……往后怨就由他怨去，谁都与我再不相干！”

蕙殊分明难过，脸上却绷得比谁都不在乎，却不知泛红的眼圈已出卖了心中委屈。贝儿觑着她，不由摇头笑，“这个样子倒是真正的祁蕙殊回来了，难为你往日做七小姐做得那么好。”

蕙殊低了脸，拿银匙有一下无一下拨弄红茶，“你以为我乐意那样吗？”

贝儿定定地看着她，眼前浮现初见时的样子……彼时尚在万里之遥的美国南部校园，邂逅东方同胞并不容易，年岁相近的两个少女顿成知己。

初到异邦的蕙殊未褪羞涩，举手投足都是东方闺秀的拘谨。有着东方血统的丽丽·贝儿却是人群中天生的焦点，来自母亲的中国风情使她吸引了无数的目光。被贝儿逼着学跳舞、学骑马的蕙殊，一开始紧张抗拒，渐渐如鸟儿钻出樊笼，发现自由天空。

那时候，她们无忧无虑，真正快活。

飘得再远的风筝，背后总有一根线，那根线收紧的时候，便是自由的终结。

贝儿毕业后回到香港，身为港督府参事的父亲好赌成性，将她嫁给本埠中国富商，做了一笔金钱换身份的好交易。蕙殊则回国，继续名门闺秀的沉静生活，留洋归来只不

过为她风光嫁衣多添了一层金粉，也给祁家开明门风再增一则佳话。

“贝儿，你知道，我是不甘心的。”蕙殊低着头，语声有些哑。

“可你还是在意颜，不然也不必送上那面具。”贝儿抽出一支烟来，目光流露与韶龄不符的洞察，“你希望以此激发他振作，可惜这番用心，他未必懂。”

蕙殊手上一顿，端起茶来慢慢喝，仿佛没听见。

一缕烟从贝儿红唇间吐出，迷蒙了她碧色眼眸。

“不用他懂。”蕙殊拿起餐巾挡了一半脸，眉目不动，语声闷闷，“我可没安什么好心，就想气死他。”

贝儿笑起来，“嘴这么硬，一会儿见了四少，看你还怎么说。”

“你还笑！”蕙殊横她一眼，支肘抚住额头，“我都愁死了。”

“现在知道愁，半夜落汤鸡似的冲进我家，倒不见你愁。”贝儿斜睨过来，笑得蕙殊恼羞成怒，信手将点缀餐盘的一朵黄康乃馨掷了过去，“贝儿，你有没有心肝！”

贝儿笑着避开，却听蕙殊呀的一声，张大眼睛望着她身后，脸颊腾地红透——

穿黑绸睡袍的四少懵然站在餐室门口，腰间带子松松系着，领口半敞，那朵康乃馨不偏不倚掷进了他怀里。

显然是刚刚睡起，四少慵懒神色未褪，眯起一双秀美的眼，看向桌旁二女，“你们还真早。”

蕙殊张口不知如何回答，目光不敢接触四少眼睛，更不敢往下移……那睡袍领口微露出男子紧实肌肤，与黑色丝绸相映，格外醒目。

二位淑女的窘态，四少似乎熟视无睹，也没有回避的意思，径自落座在餐桌旁。

蕙殊不敢抬头，递个眼色给贝儿，将脸低得不能再低，肩膀缩得不能再缩。

四少懒洋洋地问：“小七很饿吗？”

蕙殊一愣抬眼，见四少将整盘面包片都推到她面前。

“脸都要埋进碟子里了，有这么饿吗？”他语声温柔戏谑。

贝儿笑出声来。

蕙殊恼也不是，窘也不是，只想用眼光将贝儿钉到墙角去。

在这无声胁迫之下，贝儿忍了笑，将昨夜那一出“祁七小姐雨夜逃婚记”择要道来，为投合四少怜香惜玉之心，特地将小七凄恻之状再三夸大。听得蕙殊在一旁自己也觉心酸，眼圈红红，险些落下泪来。

四少安静地听着，只是慢条斯理饮茶。

贝儿终于讲完，侧眼觑看，也不知他有没有听进去。

蕙殊将面具留给颜世则，自曝秘密的一节，是她最担心的，却也不敢将此隐瞒。若只是赌气出走也是小事，可蕙殊性子太硬，不肯给自己留退路。待颜世则见了那面具，只当她和四少不清不楚，那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

相识日久，越发知道四少看似温润的性子底下，藏着莫测的阴晴。若是小七不知轻重，当真惹他着恼……贝儿心中忐忑，立时转了口风，“此番小七是莽撞了些，却也怪